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99BGJ001

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 中俄关系

张宗海 著

序

中国东北与现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一直是中俄关系演变的重要舞台。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边界几乎全部集中于东部地区，这使得东北亚区域中俄关系的份量更重了，而跨世纪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关系自然就更加令人关注。根据实际情况，也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张宗海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我相信，这部书的出版会给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从而促进对该地区中俄关系问题的研究。

张宗海长期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先后参加过多项集体科研项目，这次他又独自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级科研课题，表明他的研究已在原有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相对集中，论述比较透彻，资料准备也比较充分。早在20年前他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了搜集这方面资料的工作，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华工的问题。后来一些年中，他担当了研究所的主要领导，行政事务挤占了不少学术研究的时间，但他仍旧是一点一滴地积累史料，花很大力量翻译有关专题著作，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这一点极其难能可贵。我

赞成这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治学态度。此外,他的刻苦钻研的精神,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他完全靠自修掌握了俄语,这使他得以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外文资料,也为该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该书的论题是“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却用较大篇幅追溯了中俄关系演变的历史。但这不是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而是立足于现实,针对有关问题对历史作必要的回顾,以使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我觉得作者这种写法,抓住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特别是对那些只看到现实问题,不问前因后果,就妄加评论,妄下断言的人来说,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似乎更为重要。

总之,这部浸透着作者心血的著作,可以说是新时期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的新成果。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衷心祝愿辛勤的耕耘者在中俄关系的园地里取得更多的收获!

孟宪章

2000年岁末于哈尔滨

引 言

中国与俄罗斯在远东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远东地区的中俄关系一直是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清王朝与沙皇俄国,还是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都在这里有过复杂曲折而又内容丰富的相互关系。多年来,虽然有不少的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内辛勤耕耘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看来还有许多东西值得学者们研究下去。

前苏联与中国曾有着7 000多公里共同边界。其东段,即自前苏联、蒙古、中国的交界处塔尔巴干达呼到前苏联、朝鲜、中国在图们江上的交界处计4 195.22公里。西段边界除54.57公里外,都成了前苏联在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共同边界。因此,中俄东段边界,几乎成了中国与现在的俄罗斯的全部共同边界。这段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已成为全部中俄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内容。所以,远东地区的中俄关系在整个中俄关系中的位置,更加显得突出。

在中俄长达300多年的关系史中,中俄两大民族最先在现在被称为远东地区的黑龙江流域相遇、相识。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皇帝在对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俄国军役人

员用兵时曾俘获近百名俄罗斯人。据记载,第一批为 31 人,第二批为 22 人,第三批为 46 人。根据康熙帝谕旨前二批送北京;后一批 6 人送北京,其余 40 人送盛京安插。送往北京的 59 名俄罗斯人被编入保卫京畿的八旗兵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并按军阶分别赐予正四品至正七品的官衔。同时还赐给房屋、土地等,并定期发给津贴。清政府把胡家园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场所。其中一部分人经清政府特许还娶了中国女人为妻,有的还收养中国小孩为养子。这些人在后来的中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相当特殊的角色。由于有了这些人,才有了“俄罗斯馆”,才有了“俄罗斯学”,并由此产生了延续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后来,这批人中出了不少精通满汉语的俄语通译。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俄国东正教才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进而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①。

19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趁腐朽的清王朝外处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处太平天国起义的内忧外患之机,强迫清王朝与之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俄国政府不断从欧俄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移民,两国边民自此隔江相望,频繁往来。中国沿江村屯的居民多从对岸的俄国邻居那里引进优良奶牛、黄牛、役马。

^① 宿丰林:《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1999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 256 页。

牛马的饲养方式也多学对岸的邻居。卖牛奶的用具和方式也同样如此。放牧牲畜也学俄人：牧人清晨把各户的牲畜汇到一起，赶到草场放牧，晚间逐头送回。赶车人用的车辆的挽具均是俄式，如运输用四轮铁轴车、带棚载客的俄式马车、轻快马车等，甚至“连吆喝马的口令也沿用俄人习惯”^①。沿黑龙江的村镇，还开设了俄式餐馆、面包坊、糖果店，制作正宗的俄式大菜、大面包、小甜面包、小列巴圈等。夏季还出售俄式饮料格瓦斯和俄式冰糕。在沿江村镇的中俄通婚家庭，其宅院周围有木板障子、院内有木制仓库、木板厕所。室内有木制天棚和地板。有的家庭还有砖制烤炉、流水洗脸器，窗明几净，四壁粉刷一新，室内养着鲜花，家庭主妇使用手摇缝纫机，餐桌上有面包牛奶，俨然一派俄罗斯农家景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成千上万的沙皇俄国的臣民涌进了中国东北。据统计，“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即1930年，整个东北三省有红、白各类俄罗斯人计11.15万人之众^②。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或被红色革命政权打垮，或被红色革命政权驱逐的众多白军残部、哥萨克头目和士兵、贵族、将军、富商大贾、地主、银行家、敌视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大批受裹胁的平民百姓来此避难。

^① 薛永盛、韩来兴：《浅谈来自俄罗斯的影响》，《黑河学刊》，1998年第4期，第51页。

^② 伪满协和会、俄侨事务总局编：《大满洲帝国》，1942年11月哈尔滨，第287页。

据曾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当过顾问,又给日本人当过间谍的意大利人 A. 万斯白的目击,自从俄国革命爆发后,“整千整万的俄国人逃难到满洲来。他们到了那里,是一律遇之宾客以礼的。从 1917 年到 1932 年间,没有一天不是大批的俄国难民逃到满洲的。不管他们中间是有护照的或没有护照的,犯罪的或守法的,一律都受到了热忱的招待,个个都安置下来了。现在住在上海的 3 万光景的白俄,大半是从哈尔滨来的。这些事实,他们也许理会得到的。满洲当局极其所能,设法解除他们许多因对俄国政治反动而犯的种种罪名,使他们有好几千人在政府机关内、军队中、警务上、铁路中、矿穴里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事业中获得工作,而且十九是中国人要他们去做的。当俄国难民组织各种团体时,他们不但得到了中国当局的特许,甚至得到了满洲政府的津贴。俄国侨民又有权参加市政会议,并被认为是商会的会员”^①。他们当中除了少数后来甘愿充当日本占领者的爪牙以外,绝大多数人同被占领下的中国人一样,遭到了占领者残暴的蹂躏。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不上几个星期,成千成千的俄国难民逃出满洲了;又有成千成千的下了牢狱,成百成百的给枪杀了或谋杀了。……又有成百成百的俄国女孩子给日军奸淫了。和中国人交易而来的钱财产业,转到日本人的手里去了”^②。

这些俄国侨民,不论是早来的还是晚来的,在多年同中

^① A. 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中译本,199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② 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中译本,第19页。

国居民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留下的一些旧有建筑,部分得以保存,其艺术风格已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之中。个别典型的俄罗斯食品如俄式大面包,被哈尔滨秋林商场一直保持至今。由于俄侨与当地人民的密切交往,一些俄语词汇也已融入汉语之中。如现在在黑龙江地区仍旧通行的一些词汇:布拉吉(платье)、维达罗(ведро)、巴篱子(полиция)、苏合利(сухарь)等等。他们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陆续离开他们生活多年的第二故乡。还有极个别人,仍然生活在这个他们无力、或不愿离开的地方。

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同俄罗斯远东地区交往的历史以及同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侨民共同生活过的一段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和平、宽容的人民。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同其邻居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和睦相处并学习他们的长处。他们不欺侮任何人,也不排斥任何人。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有一百多年被人欺凌、宰割的历史,在国际关系、民族交往中,他们一直处于弱势、感到屈辱。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属于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苏联老大哥”面前,也同样如此。这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20世纪90年代,在俄国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出现了一股“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又一次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因此,在探讨世纪之交远东地区中俄关系的走向时,回顾一下远东地区中俄关系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远东地区中俄关系的发生和演变	(1)
一、不速之客在叩门——哥萨克来到了黑龙江	(1)
二、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结果——19世纪中叶远 东地区中俄最初边界的巨大变化	(13)
三、中俄最初边界的巨变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和 中俄关系的深远影响	(29)
1. 俄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斗	(29)
2. 日本独霸中国东北	(34)
3. 苏联待机反攻	(37)
4. 苏联出兵前后对国共两党的两面政策	(44)
5.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新中国感到屈辱	(52)
6. 80年代中苏关系的缓和与90年代远东地 区中俄关系中的噪音	(69)
第二章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问题	(85)
一、历史的根源	(87)
1. 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前远东地	

区的中国人	(87)
2. 沙俄政府向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移民及 对华人的限制和排斥	(95)
3. 往来于俄罗斯远东与中国内地的“候鸟” ——华工	(115)
4. 所谓的“黄祸”论	(124)
二、20世纪90年代往来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中国人	(153)
1. 90年代初期远东中俄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员 流动潮	(153)
2. 跨国人员流动潮引发的负面影响	(162)
3. 在鼓吹中国人向俄罗斯远东不断渗透并已 构成威胁的背后	(174)
第三章 远东地区的中俄经贸关系	(178)
一、历史的回顾	(178)
1. 沙皇时期	(178)
2. 苏联时期	(192)
日本占领东北前	(192)
东北民主政权的对苏贸易及建国后黑龙江 省对苏边境贸易的开展	(201)
50~60年代黑龙江省的对苏边境贸易	(203)
二、80年代中苏边贸的复苏和90年代远东地区 的中俄经贸关系	(205)
1. 中苏边境贸易的复苏	(205)
2. 90年代的中俄边境贸易	(211)

第四章 远东地区中俄关系之前瞻	(225)
一、中俄高层的相互信任与高瞻远瞩是发展地区关系的基础和保障	(225)
1. 80年代中苏建立的新型关系	(225)
2. 90年代中俄关系的继续发展	(231)
3. 良好的政治关系对两国相互合作关系的推动和对远东地区中俄关系的重大影响	(245)
二、远东地区中俄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259)
1. 未来潜在的“中国威胁”论	(259)
2. 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曲解和中俄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	(264)
结 语	(269)
后 记	(277)

第一章 远东地区中俄关系的发生和演变

一、不速之客在叩门——哥萨克来到了黑龙江

明、清之交，地处欧亚两大洲，有数千里山川和诸多民族之隔的中俄两国，相互之间仍然是十分陌生的。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一个是在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中形成的“莫斯科公国的摇篮”^①里，刚刚兴起的封建农奴制的君主专制的国家；另一个则在亚洲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封建文明。当时，对于沙皇俄国来说，“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前，俄国似乎还不知道中国的名称”^②。同样，对于刚刚定鼎中原的大清王朝来说，尽管沙皇的武装哥萨克已经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近30年，但是它还不知道这些在当地少数民族中传为食人妖魔的侵略者来自何方。因此，这些沙皇的武装臣民曾在大清朝野有过多种称谓，如老招、老羌、老枪、罗刹、罗察、罗车等不一而足。有的竟认为他们是

^① 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人民出版社，第67页。

^② (俄)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1882年喀山，第20页。

“乌孙种也”。

在经过蒙古 200 多年的蹂躏后崛起的沙皇俄国,利用其武装的哥萨克“从 1581 年越过乌拉尔山脉,开始大举东征,17 世纪中叶扩张势力已波及到太平洋岸边,到 18 世纪中叶最后救平楚科奇半岛和堪察加半岛,占领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土地,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快”^①。这一俄国历史上的奇迹,显示了沙皇俄国的这一武装力量和特殊阶层“是殖民化的带路人”,“是通往新村庄道路的开辟者”。这些不谙稼穡只善劫掠的“自由人”,是俄罗斯居民中的“最勇敢、最好战的一部分”^②。沙皇政府给他们赐以土地,颁发薪饷,对其头目还封官加爵,使他们成了为沙皇俄国开拓疆土、进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和力量。而从一开始就受到沙俄政府奖励的俄罗斯农业移民也紧随其后,挈妇将雏,带上全部家当同渔猎者、僧侣、流放犯等陆续来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不但为武装征服者及其他非生产人员提供了粮食,也把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带到了被他们征服的地方。这些沙皇的臣民将在这里永久定居,不仅改变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原来的种族成分,又为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对于俄罗斯人的征服业绩和冒险精神,俄国的文人墨客自然也曾写下了诸多的赞美诗章。如:

^① 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② (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1916年赤塔,第1页。

“坚强的俄罗斯人
象不可遏止的洪流，
一代一代地
向遥远的北方和东方奔腾。
蹩脚的步枪肩上挎，
或者忠实的斧斤带身旁，
一大块面包袋中装，
他们拜别故乡，
离开简陋的住房，
奔向那不为人知的远方，
……”^①

对于沙皇俄国神奇地向亚洲推进的动因，说法各异。有的说：“露骨的掠夺，用酒灌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征毛皮税，以假珠宝和廉价物交换贵重皮货，这些便是16~17世纪莫斯科上层贵族和商业资本‘田园诗’式的积累资本的方式。它们决不亚于美洲和非洲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而且给罗曼诺夫家族、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及许多其他贵族和工业家的财富奠定了基础”^②。也有的认为，俄国当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不仅没有发展，甚至资本主义萌芽也尚未出现，所以，这期间俄国的对外扩张特别是向西伯利亚的侵略，就有别于西欧一些国家，“其目的不

^① (俄)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中译本，1978年，商务印书馆，第5页。

^② (苏)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1948年莫斯科，第12~13页。

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而是具有封建帝国扩张的鲜明特点,即为了夺取土地和财富”^①。不论怎么说,从俄国征服者推进的速度和手段表明:“俄国入侵者对贵重毛皮的追求和对边境外情况的渴望了解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获利和冒险的机会,什么地方都不算远,什么危险都不算大”^②。在这一历史时期,“俄国显示她是能够进行征服的”,“她的人口充溢着旺盛的精力,她击溃了所有的土著部落,并且克服了所有的自然障碍”^③,创造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的确,俄罗斯人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蒙古人的统治下,也积累了“善于对付亚洲人”的经验。而且,俄国由于是一个欧洲国家,也得益于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西伯利亚水陆相联的天然网络,又给征服者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交通线。但必须承认,俄罗斯民族在这种神奇的开拓疆土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与亚洲民族迥然不同的气质。他们大步的推进一直是积极主动的,甚至是百折不挠的。17世纪40年代初,在大清帝国的北疆,他们一面率先进攻美丽富饶的黑龙江流域,一面又从中西部蚕食蒙古地区,使得大清王朝几乎首尾不能相顾。

首次成功地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并在当地居民中留下了“吃人恶魔”之称的俄罗斯人,当推波雅科夫受命于1643年率领的所谓军事远征队。波雅科夫是俄国新占雅库次克

^① 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第270页。

^② (美)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中译本,1978年,商务印书馆,第55页。

^③ (美)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中译本,1981年,商务印书馆,第187页。

地方督军的书记官。他的队伍是装备有近代火器的 130 多名哥萨克。这支队伍从雅库次克出发,经勒拿河、阿尔丹河,同年冬季抵达中国的精奇里江,对达斡尔人强征“毛皮贡赋”,开始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罪恶活动。

继波雅科夫之后,又一支也受雅库次克督军派遣的哥萨克队伍在哈巴罗夫的率领下,于 1650 年侵入了黑龙江流域。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妖魔,打破了黑龙江流域田园诗般的和平与安宁。从此,美丽的黑龙江地区到处血雨腥风,满目疮痍,诚如苏联学者巴赫鲁申所说:“俄国人的入侵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居民的残酷杀害和对这块土地的蹂躏,给和平的达斡尔土地留下了骇人听闻的印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一繁荣富饶的地区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惊慌失措的居民离乡背井,到处躲藏”^①。

1658 年,中国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瑚达率军在松花江口附近对这些侵略者进行了打击。这次打击比较成功,只有少数残余分子逃窜尼布楚。但时过未几,又一伙俄国人以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首于 1665 年窜入黑龙江,并强占了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地方。切尔尼果夫斯基基本是一个罪犯,但他的行动却大受沙皇的褒奖,头目封了官,随从发了饷。因此,这伙人更加踌躇满志,不仅在雅克萨周围烧杀抢掠,而且“蔓延益甚,过牛满、恒滚诸处,至赫哲、飞牙喀虞人

^① (苏)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中译本,1975 年,商务印书馆,第 31 页。

住所,杀掠不已”^①。以哥萨克为骨干的沙皇俄国的先遣队在中国黑龙江地区已逾多年且步步升级的骚扰,迫使大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之后,不得不在东北边疆采取了较为坚决的自卫措施。

1682年5月,康熙帝亲临东北边塞重镇吉林乌喇巡视。他“听取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和副都统萨布素等人的报告,对东北防务和俄军动态,皆有所洞悉”^②。1685年6月,清军进抵雅克萨。两军经过激战,俄军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乞降,清军准其返国。但清军刚一回师瑗琿,俄军即背信弃义地重新组织力量,再次窃据了雅克萨。

1686年夏,清军又开始了雅克萨的围攻。到1687年春,800余名俄军只剩下了60多人。此间,清王朝为了彻底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问题,多次致函沙皇俄国,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建议俄国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并遣使议界。1686年11月,俄使韦纽科夫(旧译魏牛高)抵京,提出了停战和举行谈判的要求,清政府即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回师瑗琿,为即将开始的中俄边界谈判创造了条件。

两国经过准备,先定于1688年在色楞格斯克(即蒙古地区的楚库柏兴)进行会谈,后因蒙古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发生战争道路阻隔,会谈改为1689年在尼布楚进行。

1689年7月末,中方代表抵尼布楚。双方代表于8月22日正式开始会谈。由于两国意见悬殊,两次会谈均无结果。后来,由双方的译员往来交涉,互通意见。在多次协商

^① 《清圣祖实录》,卷104,第9页。

^② 刘毅政:《中俄雅克萨战争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88页。